



ཆེས་མཐའ་མའི་གཏིང་ཡིག

我的乌托邦，在木道那
在曾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李
城
◎ 著

最后的伏藏

ཆེས་མཐའ་མའི་གཏིང་ཡིག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ཆེས་མཐའ་མའི་གཏེར་ཡིག

最后的伏藏

李城◎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伏藏 / 李城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222-08813-9

I. ①最…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345号

出品人: 刘大伟
责任编辑: 段兴民 陶汝昌 黄 慧
责任校对: 范 可
责任印制: 施立青

书 名	最后的伏藏
作 者	李城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邮 编	650034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理工大学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813-9
定 价	36.00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

录

[引子]	最后的“伏藏”	2
第一章	木道那	5
第二章	喇嘛次仁	14
第三章	奶桶里的青蛙	23
第四章	赛钦牧场	30
第五章	仙女开口	38
第六章	黑帐篷	47
第七章	唐卡	54
第八章	灵童风波	63
第九章	经筒里的秘密	75
第十章	寨规	84
第十一章	乔德尔塔	92
第十二章	成人礼	102
第十三章	边缘上的舞蹈	109
第十四章	神判是非	117
第十五章	活佛驾临	128
第十六章	刀锋上的诺言	138
第十七章	光线	144



CONTENTS

第十八章	财富之窖	155
第十九章	香拉牧场	163
第二十章	石头上的魂	172
第二十一章	幻象	185
第二十二章	洁白的哈达	194
第二十三章	天葬场	198
第二十四章	议事会	207
第二十五章	吐谷浑城堡	217
第二十六章	命价	229
第二十七章	阿爸和爸爸	237
第二十八章	摇晃的塔	248
第二十九章	彩虹	258
第三十章	以心为药	270
第三十一章	野牦牛	280
第三十二章	女人寨	290
第三十三章	仙女现身	301
第三十四章	清清曼曲河	312
第三十五章	白雨	323
第三十六章	海螺自鸣	334



木道那，請收留我的所有叛逆



最后的“伏藏”

在青藏高原的某个岩洞里，有人偶然发现了这部手稿。

与同样沉睡于那个秘密岩洞里的其它经典相比，这份汉文手稿使发掘者大为失望——如同寻宝者得到一堆金币，惊喜之余却发现里面混杂着一块丑陋的石头儿。因此，发掘者将那些用藏文、八思巴文乃至梵文写成的秘密典籍呈送给当地寺院，供年老博学的喇嘛们闭门研读的同时，这份汉文手稿自然就流传到世俗社会，被好事者加以删改修订，并公之于世。

佛教传入雪域之初，尊者莲花生和他的弟子们为了佛法免遭不测，也为了给后世的信徒们一些额外的惊喜，曾将许多经典秘籍埋藏于人所不知的深山之间。朗达玛灭佛时期，卫藏僧人们更是携带大量经卷四散奔逃，据说逃往安多者不少，埋藏于安多山间的经卷也极具价值。藏传佛教的后宏期及以后的年代里，那些典籍便成为价值连城的伏藏，被掘藏师们从这儿或那儿一部部地发掘出来。

有趣的是，在青藏高原的历史上，不论哪个时期，聪明的掘藏师们总会有所收获。

之所以称这部带有世俗情感的、年代也并不久远的汉文手稿为“最后的伏藏”，是由于它沾了那些正宗伏藏的光，才得以重见天日的缘故。

主要人物



喇嘛次仁—原亚日寺院第四世活佛，因故失去活佛名位，来木道那修行。阿克洛哲生父。

阿克洛哲—流浪喇嘛，接替喇嘛次仁主持木道那事务。

刀吉—牧人后代，因仇杀被迫离乡背井，沦为强盗。黑风马队首领，木道那议事会成员。

拉姆—流离失所者，木道那议事会成员。

白玛—阿克洛哲养女，汉藏混血，一出生即被遗弃，由阿克洛哲抚养成人。

仙巴—木道那议事会召集人。

拉杰—流亡汉族医生，木道那议事会成员，国语老师。

梅朵—拉杰之妹，后成为刀吉之妻。

巴图—黑风马队成员，刀吉得力助手之一。

帕加西饶—黑风马队成员。

多结—流浪僧人，后成为藏语老师。

更敦嘉措—亚日寺院第五世活佛。

索南龙布—亚日寺院总管。

卓嘎太太—亚日部落老头人才让之妻，阿克洛哲生母。

贡布—亚日部落大少爷，老头人死后另立玛日部落。



尼玛—亚日部落二少爷，老头人死后承袭其位置。

索白—贡布之子。

扎西—原驻藏大臣机构职员，白玛生父，后为“红色汉人”。

南巴老爷—南巴部落头人，贡布、尼玛之舅父，贡布之岳父。

格桑—南巴老爷之子。

其格—原亚日部落管家，后因故瘫痪，流落街头行乞。

道尔吉—亚日部落侍卫官。

卓玛—木道那嘛呢房扯经轮者。

德钦昂姆—木道那刀吉之妹，后成为亚日部落道尔吉之妻。

格桑卓玛—原名其毛，后成为木道那巴图之妻。

穆萨—穆斯林信徒，木道那次仁拉康厨师。

巴桑—亚日部落赛钦牧场小头人。

尤素夫—穆斯林商人。

东珠—亚日寺院青年僧人。

哈塔—佛教徒，来自印度。



ཆེས་མཐའ་མའི་གཏེར་ཡིག

第一章 木道那

五月二十一日，晴白天气温

大约 20℃ 夜晚降至 6℃ 左右

真是滑稽。一个学医的人，眼前摆着一沓草纸，不是为了按方取药，而是要提笔作文。装模作样往灯下一坐，让人以为是准备赴京赶考的相公呢。

这种纸张也不适合我的水笔。正方形规格，质地厚实，内地叫它马粪纸，一般在中药铺的柜台上才能看到。乱七八糟的麦秸杆横在纸面，使笔画不能连贯，笔尖也开叉了。瞧，它还洇墨水，一洇就是一滩，乌云般散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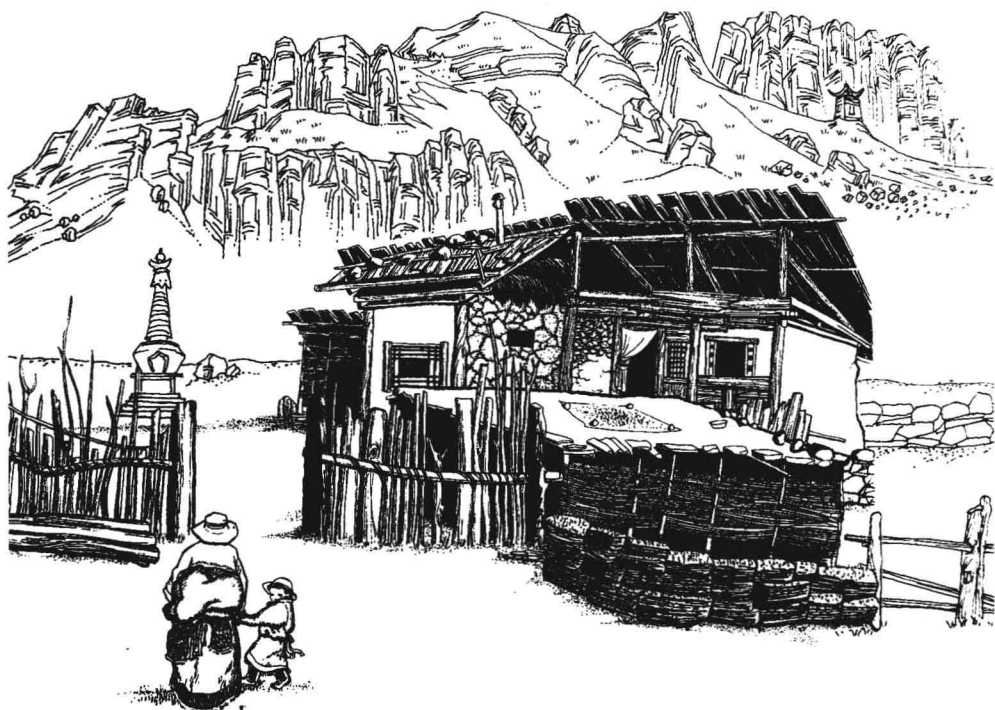
这是阿克洛哲去年路经康巴时带来的。他说，虽然粗糙了点，在这里却是稀罕之物啊。

他的话也许是真的，因为我看到，他自己也拿这种纸来写字。他握着用竹片削成的鸭嘴形藏笔，蘸着用灯炆炮制的藏墨，写下一些非常漂亮的长脚体藏文。和我这些既复杂又呆板的方块字相比，阿克洛哲笔下的藏文字母显得雍容华贵，仿佛踩着高跷列队出场的绅士。

夜已深了，小耗子们在这儿那儿追逐嬉闹。也有的爬上桌子，在我的马粪纸上嗅来嗅去，仿佛在视察我的工作进度。如果说木道那人不是特意喜欢老鼠，至少也把它们当作与自己平等的生灵，才使它们显得如此顽劣。

这里是次仁拉康西楼下的一间客房。四壁上下皆由木板装成，走在地板上，“咯吱咯吱”响个不停。由于天气已暖，炕下没有煨火，感觉有点潮，还有陈年的霉味。可是对我来说，有这样一间房子安歇下来，已经是从地狱荣升天堂了。





粗糙笨重的板壁和窗框里，有轻微而节奏明快的叩击声传出来：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据说那是树木的精灵躲在里面，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需要出来透一透气。

院子正北方小经堂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岩洞，据说以前是个虎穴，如今却住着一位从不露面的仙女。那么，仙女是不是也会趁着月色翩然而出，在长满藏红花的花园边载歌载舞呢？

从窗户望出去，下弦月淡然若无，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对面二楼上还亮着灯，阿克洛哲的身影投在窗上，放大了许多。

阿克洛哲的话一般让我听不大懂，但能够听懂的部分，似乎颇有道理。他在给我这些纸张的时候说，拉杰，你带着妹妹逃离家乡哇寨，好不容易找到木道那，可是，为什么又要不声不响地离去呢？对你来说，那种没有止境的奔跑并没有意义。现在，该是停下你的脚步的时候了。

他还说了这样的话：“不要把木道那仅仅看成是一个避难所。它应该是一个

实验场所。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不论高低贵贱，不论身在何处，都应该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实验。如果我们一味随波逐流，有意无意地选择逃避和放弃，终将无法验证生命能够达到的高度。木道那给了我们这个机遇，那么就让我们试试吧。你是个文化人，应该记下这个有意义的过程。当然我也在记，只是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形式而已。”

我需要从这些费解的话里面找到与我相关的部分。无论怎样，作一个记录者的任务，看起来是无法推辞了。

可是现在，一个初来乍到的汉人，该记些什么呢？几天来，阿克洛哲穷于应付木道那的混乱局面，似乎一时还难以腾出足够的精力，着手他所说的什么伟大的“实验”。

那么，就让我先记下一个姑娘的名字吧。她叫白玛，阿克洛哲的女儿。

[阿克洛哲是喇嘛，至少看上去是喇嘛。喇嘛怎么会有女儿？当然，这样的疑问由我提出，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此写下这个名字，不仅仅因为她的美貌。她有恩于我。即使我明天重新逃掉，也会带着这个名字一起逃掉的。

补记五月十六日事

掐指一算，我和妹妹来木道那已经六天了。

木道那是当地藏语，意思是流浪者之家。为此，我和妹妹放弃了投奔别处的打算，专门找到这儿来的。

木道那寨子在一个小盆地的阳面。四周是重叠的山，外面又是空阔得让人绝望的草地。当然，东南部也有不知面积多大的森林。这使它显得十分隐秘，不容易找见的。

当我们从东边山口看见掩蔽在树丛中的一些木屋时，误以为闯进了传说中的什么地方。寨子前有平坦的草地，有一道清亮的河水。小河边三三两两长着些高大的云杉，在草地上投下墨绿的影子。

西北群山的轮廓线以上，又冒出一座雪峰来，牧人的尖顶毡帽一样，只是有点耀眼。寨子对面偏东一点，山势相对较低，但那是些暗红色的裸岩，城堡一般



崛起，很唐突的样子。因为那颜色的缘故，看上去竟然有灼热感，仿佛燃烧着的巨大煤块。

“菩萨保佑，这就是木道那！”

我们的向导突然叫起来，吓了我一跳。她名叫奇毛，丈夫在哇寨被土匪杀了。我们就是从她口中知道有木道那这么个地方的，也全凭她带路，才找来了。头上大面积的伤口折磨着她，当然失去丈夫也是很不幸的事，一路上她嘴闭得很紧，由于这一声尖叫，嘴唇就渗出血来了。她不算难看的眼里除了泪水，更多的是悲哀，像是从屠宰场跑出来的一只母羊。

这是真的吗？虽然奇毛说是，那也不敢肯定。十多天疲于奔命，到处荒无人烟，突然出现这样的景象，不得不让人怀疑。

路边的马蔺，斜坡上的鸢尾，开着些小小的花朵。五月，在内地已是盛夏，这里仅仅是初春的样子。

几只云雀从草棵间倏然跃起，一直升到碧空里去。它们拍打着小小的翅膀忽升忽降，“啁哩哩、啁哩哩”地叫着，紧急得如同救火。其实，它们正是玩那种捉弄路人的游戏——它们是说“掉下了掉下了！”“衣襟张衣襟张！”要是你动了恻隐之心，急忙张开衣襟，它会立即收缩为一团，弹丸似的坠落下来。可是也别高兴，当它降到你头顶上方的时候，又突然张开翅膀，悬浮于空中，发出“傻瓜蛋、傻瓜蛋”的嬉笑声。

我搀扶着身子软得像一条空袋子的奇毛，胳膊上挽着花布包袱的妹妹紧随在后。我们像三个机械的木偶人，一步步接近这个潜藏着危险的小寨子。

房子全是由木板搭成的。屋顶上没有瓦片，叠压着羽毛似的劈木板。那些木板因日晒雨淋，呈现一片青灰色。一段段朽坏的栅栏边，长着阔叶的牛蒡和酸模，还有既能毒死人也能治好病的莨菪，以及手挨一下就奇痒难忍的荨麻。

接近寨口的嘛呢石堆时，发生了两件可怕的事。当然，我也由此和白玛相识。我怀疑自己基本是个宿命论者，因为总认为那是命运的有意安排。

正当我们准备找人打问的时候，寨子西南的路口，突然腾起一股旋风般的尘土。一支狂飙马队迎面扑来。清一色的黑马，骑马的人个个健壮如牛。

“啊嘿嘿——”

那些男人手中抡着牛皮缰绳，发出如此的叫声。那些烈马飞扬着鬃毛，蹄起

蹄落之间，飞溅着泥土和草根。

“跑，哥哎，我们快跑！”妹妹惊叫起来。

家乡发生变乱后，妹妹就有点神经质，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也会突然惊叫起来的。此时她已经做出拔腿就跑的样子，似乎跑得慢一点就来不及了。

我将奇毛和妹妹护在身后，退到路的一侧。

马队打头的是个目光逼人的莽汉，拉着脸，像是谁从他碗里刚刚拿走了糍粑团。他披散的长发用皮带拢在耳后，硕大的耳环晃着银光。那混蛋策马驰过我的面前，只抡了一下手中的缰绳，踩在马镫中的长筒皮靴也稍稍向外一伸——我的脖子上就留下火辣辣的味道，整个人已经仆倒在地，呛了满嘴尘土。真是狼狈。

马队中发出一阵狂笑。

后边的人摄走了妹妹的包袱。虽然那包袱在她胳膊上套得很紧，还是被叼羊般叼走了。妹妹伸着两手，紧跟着追了几步，接着一个踉跄，趴在地上。

奇毛张大着嘴像是惊叫，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紧接而来的是一只狮子般凶猛的黑狗，或者叫藏獒。

那家伙从寨子里突然冲了出来。当初只看见尘土中有一个庞然大物，忽高忽低腾跃着，以为只是一头牦牛在撒野呢。

它的吠叫声沉闷沙哑，感觉却很有底气。它不假思索地迎面扑来。其时我才准备从地上爬起来。面对它飞溅着涎液的大口，我下意识抬起了胳膊。它一口咬定我送给它的胳膊，狠狠甩动着，“呼噜噜、呼噜噜”地呻吟，享受得胜的快感。

犬牙穿透肌肉，火辣辣直抵骨骼。我放弃了抵抗，想象它将我撕成碎片的时候，地上会是怎样一片狼藉。

还是命不该绝。随着一阵清脆的银铃声传来，一位身着白衫皂裙的女子，突然出现在面前。她就是受了命运之神的差遣，赶来解救我们的白玛。

白玛叫道：“行啦，你这畜生！”

那畜生虽然停下了粗暴行为，还是不愿松口。它翻起眼睛看着白玛，仿佛不理解主人的意思。

白玛不由分说抱住了藏獒的头。她用两只手抓住藏獒的上下腭，试图扳开它的大口，从中取出我那倒霉的胳膊。

那畜生不喜欢扫它的兴，抬起一只前爪，由白玛胸前向下刨去。“吡”的一声，她的衬衫被撕开了，几道血珠儿，从她胸前的肌肤上渗出来。她的镯子也掉到尘土中了。

我突然就振作起来。我用另一只手卡住藏獒的两腮，将它的腮肉嵌入上下牙齿之间，并使劲踢它的腹部。它终于松口，在白玛的呵斥下，磨磨蹭蹭地走开了。

我想，站在面前的即便不是菩萨本人，至少也是菩萨的化身。她的眼睛，眉毛，鼻子，嘴，总之她的一切，都和汉地寺庙里的观音塑像没有两样。汉人喜欢把菩萨塑成女身，恐怕女性除了慈悲，还有容貌身姿可供观想。而这样一尊被缩小了的汉白玉观音，作为家传的珍品藏在妹妹随身携带的包袱里，刚刚被人夺走了。

她看着我，掩住嘴“噗嗤”笑了一声。她背过身去，转回来的时候，濡着血、撕成片的衬衫勉强拼凑在胸前了。她的胸脯愈加招人眼目。

我从地上捡起她的手镯，吹去了上面的尘土。那是用香头粗的银丝绞成的，



缀着些小巧的铃铛儿。她接过去，一边戴回手上，一边问：“是走错路了吗？”

妹妹腮上挂着泪珠，从自己花衬衣上撕下一绺布条，和奇毛一起为我包扎伤口。包袱里有药棉和消了毒的绷带，可是现在连包袱都没有了。我咧着嘴告诉她，我和妹妹，还有奇毛，是从哇寨逃出来的，寻找可以接纳流浪汉的木道那。

她吃惊地看着我们。她说，这儿正是木道那，大家会欢迎你们的。她说她也是个流浪者呢，去年和阿爸一起来到这儿。

“降不住狗的人，应该呆在自己家里！”有人大声说。

回头看时，不少男男女女从寨子里跑出来，围拢着我们。

说话的是一个手摇嘛呢经轮、面部肌肉松弛的中年男子。他接着说：“不过，你们倒像是木道那的客人。喇嘛次仁早上就告诉我说，仙巴，今天会有客人从远方而来，要留意寨子东边的路口。可我忙着别的事情，一时抽不出身，嗷嘞。你们看看，我一点儿关照不到，就会这样。”他转向周围的人们，指责似的重复道，“你们看看，我仙巴刚一转身，就出了这样的事！”

白玛没有理会那自称仙巴的人，对我们说：“我带你们去见喇嘛次仁吧。”

身后有人议论道：“包着头的女人像是附近哪个牧场的。那两个汉人，怕是从吃狗肉的地方跑来的吧？”

“还算那小子命大，要是我们的藏獒一换口，咬住的就是他的喉咙！”

喇嘛次仁住在寨子西北山根的次仁拉康。

走在街上的时候，不断有人朝我们奔来。男的女的，俊的丑的，还有老弱病残的，疯疯癫癫的，赤身裸体的。仙巴挥手驱赶羊群一般：“去去去！没见过汉人吗？这可不是乔木冈日山后吃人喝血的魔鬼，嗷嘞。他们是喇嘛次仁的客人！”

次仁拉康算得上寨子里比较高大的建筑了。坐北向南是一座小经堂，经堂的石墙连着背面的褐色岩壁，由于墙壁也用红泥涂过，几乎与山岩融为一体。

白玛说，那里以前有个很大很深的虎穴，现在叫达仓拉姆，意思是居住在虎穴里的仙女。至于岩洞中是否真住着什么仙女，仙女是什么样子，她也不清楚，因为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白玛说，“寨子里倒有一个叫拉姆的女人，比仙女还好看呢。我们叫她阿姐拉姆。”

当时我想，难道还有比白玛更漂亮的女人？怕是找遍全世界，也不可能有第二个吧。后来见到阿姐拉姆，才知道她的话有几分道理。此是后话。

经堂左右相向而立着两座木楼。三座建筑之间有足够宽畅的院子，还用劈木栅栏围起一片花园，生长着半人高的藏红花。由于向阳，藏红花的花蕾已从枝杆顶端争先恐后地勃起，布满毛刺的尖形叶片纷纷从栅栏间隙伸展出来。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而舒适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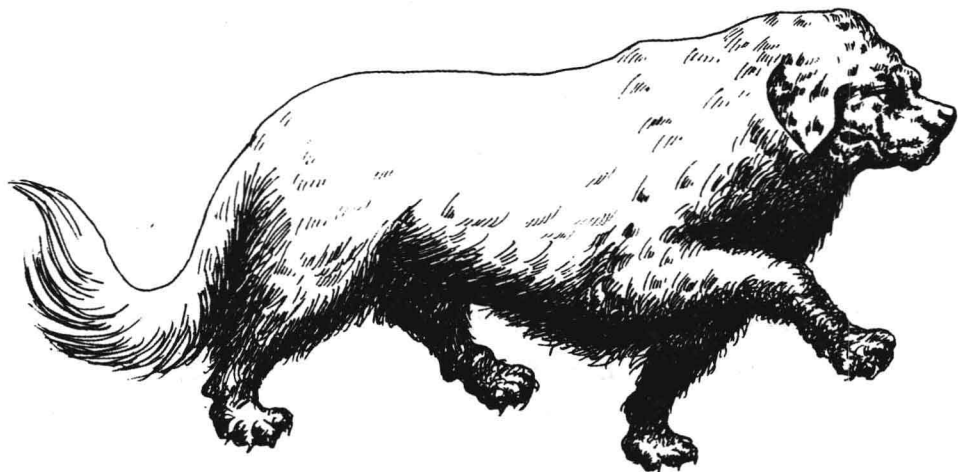
我们跟白玛来到经堂东侧的楼下。靠近经堂的那边有一道胡梯，白玛说二楼上是喇嘛次仁的居室。她进入楼下自己的房间，很快换了一件干净的白绸衬衫，并拿来一团揉好的糌粑。

她解开我胳膊上胡乱绑着的布条，用糌粑团将伤口的血水一点点吸干。

她动作轻柔，手腕上的小银铃发出悦耳的声音，使我忘记了疼痛。我不敢正眼看她一下，她倒是抬起眼睛哄孩子似的说：“忍着点啊，你可是个男子汉呢。”

仙巴蹲在花园边，将一撮黑火药似的尼泊尔鼻烟吸入肉乎乎的鼻子，仰面朝天打了一个虚张声势的喷嚏。他见白玛已经擦干净我的胳膊，就把粗短污黑的手指伸进口中，打了声尖利的口哨。由于用力太猛，他甚至吹出了几丝唾沫。

那只凶猛的藏獒便傲慢地走了过来。



妹妹又扑过来护住我：“跑，哥哎，快跑！”